



刺破青天锷未残

——徐剑报告文学点击 □李炳银

徐剑生于云南昆明郊区板桥乡下,16岁时入伍服役,被装进“闷罐”列车,经三天三夜,抵达中南地区的大山里,开始了为导弹“筑巢”的军旅生活。

谁能想到,经过部队的学习锻炼,徐剑成为了声名广布的作家。我最早是通过1995年《大国长剑》出版知道并认识徐剑的,此后又陆续不断地阅读他的长篇报告文学《鸟瞰地球》《东方哈达》《冰冷血热》《浴火重生》《大国重器》等作品。伴随着这些作品的出版,徐剑就如同一柄锐利的长剑,一再地在中国的文学舞台上挥舞,剑锋锐利,剑影翻飞。

一个生于草莽间的孩子,在文学创作中有如此的开采与丰硕的收获,实在是另类特别。而且,徐剑的作品不是靠胡编乱造、虚构演绎,不是只在形式上玩弄花招,而是以尊重社会人生事实为基础的报告文学。虽然几乎都是重大题材和时代主题的表达,但他的作品不是借用重大题材“狐假虎威”,不是轻易地成为现场的擂鼓呐喊,而是将社会生活摄入文学艺术表达的个性呈现。徐剑总能将重大题材融入到自己的文学观察、感受和个性的表达之中,使题材对象和文学的存在相互生发、延续成长。

火箭军是我军的年轻战略部队,徐剑在这支部队中成长,《大国长剑》《鸟瞰

地球》《大国重器》就是他以青春激情和真挚的观察体会,为这支部队写下的具有史志意义的文学记录。这是作家被伟大的精神和空前的创造而震撼、催动的写作,也是一种豪迈和动情的写作。《东方哈达》书写的是青藏铁路建设这样壮伟的特殊工程,作品生动形象地记述了其中的重要事件和人物,如同满含深意的哈达一样,让人入心入情。《冰冷血热》记述2008年突如其来的南方冰雪灾害及其艰巨的救灾情形。《浴火重生》描述东北老工业基地历史辉煌和如今追寻新生的经历……无不表现着徐剑的文学精神和写作姿态。徐剑曾说:“当下的文学写作,尤其是国家叙事和军队叙事,并不缺技巧、语言,甚至不缺生活和想象,最缺的是精神品质,缺的是一个作家在大时代之中的站位和姿态。我们将用什么思想和精神来展现新史诗?文学的最高精神品质是什么,就是思想的高度和深度,通俗地说,就是一种精神和海拔。”这就是他的文学态度,是他文学行动的遵从,也是他作品的质地和光彩。

不少人感叹报告文学因为真实性要求,非常难写,有些人主观地认为许多报告文学表现手段单一,艺术粗糙,这样的看法不是空穴来风,但是,绝不能因为有真实性要求就判断报告文学实现不了艺

术性表达,误以为所有的报告文学作品都是艺术粗糙的。在徐剑这样的报告文学作家笔下,报告文学不但能够承载重大丰厚的题材对象,抒发厚重的思想精神或浓郁的感情内容,还可以从容不迫、巧妙生动地描绘表达,呈现出真实丰满的故事情景、人物形象。《大国长剑》以线性的结构,通过几个人和一支部队的经历成长,表现“二炮”当初的创建和发展情形,惹人兴趣,颇有洞见。《鸟瞰地球》采取了圆点放射的结构,围绕一支为导弹筑巢的工程部队,将笔触放射到导弹部队的特点,以及其中干部、战士为筑巢所付出的巨大劳动与牺牲上,表现出他们为国奉献的精神与使命感,读来令人震撼。《东方哈达》书写的是青藏高原铁路建设,徐剑以“上行线”与“下行线”双向交替运行的结构方式,分别写地域文化和铁路建设,内容丰富,有条不紊。《大国重器》面对从导弹到原子弹、氢弹等研制经历进程,从他熟悉的一位老将军入手,像攀援着一棵大树上升般地,在主干和枝叶的分辨中,很有层次地书写了这棵大树出土成长的情景。在《冰冷血热》中,正巧徐剑的女儿出行赶上那场冰雪灾害,被困途中。徐剑就抓住这个真实情景,再加上自己现场的采访,通过女儿的所见所闻以及父女两人的联络内容,

真实描绘了灾害的现场和救灾的情形。《浴火重生》面对的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话题,徐剑从铁西区几个单位、几户人家、几代人的不同经历命运着笔,在这些人生命运的转变过程中,探究东北工业“浴火重生”的印迹,可谓小中见大。

徐剑曾说,自己是个文学创作缺少文化准备的人。年纪轻轻就入伍到部队,但他又一直是个非常喜欢读书的作家,在我的印象里,他对于文化历史军事地理乃至国际科学之类的书都有很浓的兴趣。徐剑已经有过20多次的青海西藏实际经历,如今,他几乎是个青藏文化宗教民族历史的专家,他对于自己的故乡云南更是满怀深情,时常回归行走。徐剑说,一个作家,一定要多读各类的书,还要认真地,用脚用脑阅读现实社会人生的这本大书,这样才能增长文化素养和见识,才有面对写作的本领。

在我的印象中,徐剑是个真诚和敢于担当的汉子。他的散文作品有柔情纯美的一面,他的报告文学又体现了对国家民族的关怀与担当。他选择书写的几乎都与民族命运有关,他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汇入到时代变革和发展的潮流中,而不是将自己束缚在狭窄的一方天地里。因此,他的作品有浩荡之风,有壮硕之态,有奇趣之美,有华丽之色。

■第一感受

危机生活中的心灵秘密

——杨帆《后情书》读记 □张 柠

读杨帆的小说是一种享受,前提是需要有足够的耐心。杨帆的小说语言画面感很强,字里行间浮动着一丝轻盈而温柔的气质,在她的笔下,几乎每个场景都像印象派的画作,明暗的色块和变换的光影,人物晃动的动作和表情。光线、声音和色彩被按照严格的比例精心调配,确保每一处都恰到好处地镶嵌在取景框中。这些画面带来了静态的时间感,它把一个瞬间拉长为更长的心理时间,主人公得以更从容地释放内心滔滔不绝的情感,呈现每一处细微复杂的波动。同时,在对现场一丝不苟的描摹中,场景被压缩为画面,主人公的身体被越来越久地留在原地,他不得不丧失一部分动作,以长久描写来填补画面转场之间的间隙。《德馨园》的主人公钟夫,干脆将身体抛弃在故事之外,带着一部分虚构的自我进入园中,和生死之际的杜丽娘一样,变成一个轻盈的幽灵,来一场情不自禁的游园惊梦。

叙事的悠长句法也给人温柔的感觉,不同于短句带来的急促有力紧张,用一种缓缓的叹息般的口吻娓娓道来。即使叙述此时此地的事情,也常常将往日的回忆穿插其中。你会发现记忆的余绪竟如此强大,犹如潮水,足以淹没和决定当下的生活航向。不管是《白丁》中几十年来猜测母亲的过往而难以平息的女儿,还是《翟黎的阳台》中无法原谅母亲对父亲犯下的罪孽的女儿,或是《后情书》中独自等待丈夫醒来的孤独的妻子。对她们而言,往事的铺垫漫长,回响沉重,如幽灵般终日萦绕,使得行动往往发生在最后,成为反抗和救赎自身的致命一击。即使人物正在经历焦灼而痛苦的内心巨变,其叙述中也往往带着一种难言的淡淡的怅惘。例如“只是,有时间的人,能把那一瞬间分成无数块状,由浅到深,一格一格去去填,直到浓黑……”此情此景,事情的面目这样模糊不清,要物是人非之后,

才给你领悟的机缘。”这种叙事风格放大了心理独白的效果,小说几乎成了主人公一个人的心理独舞。作者密切地监视着她的主人公的心电图,将每一次悲哀的律动和欢乐的跳跃都指给我们看。在这个过程中,其他人物,连同主人公自己的动作,几乎都变为透明。在《后情书》中,作者甚至直接以第二人称来讲述整个故事,将整篇小说变为主人公的独语,小说的氛围被牢牢握在主人公一个人的手中,因情而动,随心赋形。读者常常被这丰富的填充诱惑,失落在大段喃喃自语的独白中。

我们不应该被她的主人公滔滔不绝的心理独白所拦截,从而忽略更有价值的地方。小说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景:举止高傲的男人在精神科治疗室内号啕大哭,对摆放的家具又摔又打;被路人拒绝交谈的诗人从站台跳下,人为地制造自己的死亡;经历丧母之痛的精神科女医生,发现自己入睡后往往在陌生之地醒来。在几乎剔除了所有夸张因素的《板鸭》中,温和的女主人公毫无缘由地跟列车员吵架。动作依然是可靠的,它并没有失去效力,为何变得如此怪异、滑稽、不和谐?

杨帆笔下的人物,即使处在最梦幻的时刻,依然被现实中的某种力量牢牢地束缚,无法挣脱。作为身处充满危机的现代生活中的一员,自身孤独的处境使他们摇摇欲坠。他们完整的动作被打散,内心被外力冲撞而散乱,行走在拥挤不堪的大街上,像一只摇晃的花瓶一样孱弱。那些不和谐的声音,源于他们生存中真实的焦虑、困惑与不安。为了恢复对生活的感受,有的人成为出逃者,借助情欲来获得对生活的激情;有的人成为追寻者,在对往事的回溯中寻找生存的答案;有的则成为承受者:活着的人相互安慰,消失的人被默然怀念。

作家对待她笔下的人物含情有意,似乎不忍心

将他们投入最残酷的境地去试炼,不忍心将他们的灵魂反复敲打。尽管仍对他们投以深刻而不留情面的凝视,却往往将那些灵魂上的隐痛悄悄修补。最终,在她的笔下,心灵的围墙被拆掉了,曾被遮蔽的感受重新恢复,那些丰富的、细腻的、深情的东西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:“如果意识到天亮她将会消失,我会做什么?我会买一床大毯子,把整栋楼房包围起来。点亮所有的灯,留住那个夜晚……直到我再也没有东西可以失去,就像再也沒有东西可以得到。”故事的结尾,每个主人公都收到了来自作家的馈赠。在经历了寻找与相持、原谅与伤害后,追求者不再奔波于途,得到了慰藉。被伤害者最终互相安慰,完成了救赎。

我们会去追问,故事中那个在妓女身边长大却充满纯真的女孩,那天受到朋友哥哥的猥亵之后,真的有一场和初恋一起淋过的雨来安慰她吗?会追问对生活充满疲惫的女人,真的发生过那场让灵魂热气上升,乃至整个人想要放声大哭的激情吗?整个故事在暖昧的叙事中腾挪转移,闪烁不定。但现场留下了目击证人:一块失而复得的粉色的珊瑚玉,一只眼角冒出油星的肥硕板鸭,与连接着手指的那根绳子一起,将那些梦幻的时刻以另一种委婉的曲笔留存。小说也因此不再像失去效力的过期药瓶,它承载着所有真实的痛苦,也包含着梦幻的失落。人世间没有什么不可慰藉。花园总会如期开放。作家在投入人世以深刻的凝视后,又给予了温柔的抚慰。在属于生者和死者的时间里,在所有的梦幻和真实都发生后,那时,每一颗心灵都会得到拥抱,这份落在心灵上的情书才算写成。

总之,杨帆的《后情书》仿佛一份现代危机生活中的精神“心电图”。她的笔触那么细腻,感觉那么敏锐,一种“惘惘的威胁”不期而遇,又在温情中被悄然化解。

■关注

由于疫情,很长时间每天都几乎处于封闭隔离状态,每个人都赤裸裸地面对自然的生命生存状态。如此真实处境也让人思考。比如真切醒悟生活需要其实有时很简单,有方便面加一些配料就很满足了。“五一”在家时间比较长,加上北京市强调垃圾分类,突然发现,这真是一个让所有人面对自然的历史时刻。首先,你得了解垃圾从何而来,又要如何分类处置,就需要了解每一样垃圾的特性,这比任何环保教育都能让人真正思索自然生态问题,万物如何产生,如何分解,如何循环。

疫情使自然诗歌和自然文学越来越让人关注,这也许将成为自然诗歌和自然文学的新时代。这是我一直在思考并仍将继续思考的问题。生态意识、环保的思维方式、新的生活方式,这些都会逐渐成为新常态。实际上,这一进程在敏感的诗人之中早已开始了。沈苇从空旷的新疆回到熙熙攘攘的杭州之后,转化为一个自然诗人,致力写作“植物诗”,宣称“每一种植物都是一个世界中心”;李元胜走遍祖国大地名山大川,追踪研究花草昆虫已经很多年,在自然科普界声名赫赫,但他更在意寻觅“旷野的诗意”;雷平阳以山水为寄托,誓言要为山立传为水写史,他已经给好几座山写过传记;阿信的草原经验和草地诗学,在个别与普遍、世俗与神性间建立起一种和谐的联系,堪称当代诗歌的一道景观;而更年轻一代的诗人,也在进入这个行列,我正好在这个时刻,看到了“80后”诗人冯娜的一系列作品和成果。

冯娜最近推出了《诗词里的草木风华》系列,反响不小,她还写过《岭南植物记》。其实,追根溯源,这些在她的诗歌里早有端倪。还是十多年前,冯娜就写过《薰衣草》这样的诗歌:“凡是解语的花 都和我一样/保守季节的秘密 淡紫微蓝/说不出话 就漫山遍野地拍打青葱的草甸。”这样的诗歌有点像自我写照,安静,隐忍,自由发散,这也是冯娜诗歌的一向风格。

冯娜是云南白族,自小与山水有天然的亲近。白族对自然情有独钟,认为自然为万物之母,人源于自然。白族先民长期生活在苍山洱海之间,对自然比较依赖,以自然为家园,很早就有环保意识。据白族一些乡民约,处处可见这样的记载:“河边柳枝,绿御水灾,不得自行砍伐”“谨防火烧山”“禁水源头砍伐活树”,等等。在白族人看来,人应该与动植物、神、自然界和谐平等共处,形成一个相互支持、相互依存的生命整体。这样一种理念,与天人合一思想契合,也接近当代生态学的一些观点,比如当代生态学特别强调人和自然是一个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,每一物种种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,具有一种默契的平衡。美国诗人施耐德就是一位“自然诗人”,他将地域性理解为“地域生态性”,提出保持地域生态完整性,保护地域的整体生态,与这样的一些观点也颇为相近。

冯娜幸运地从小就深受这样一些生态价值观念的熏陶,她在《出生地》一诗里描述了自己的来源:“一个高寒的、山茶花和松林一样多的藏区/它教给我的藏语,我已经忘记/它教给我的高音,至今我还没有唱出/那音色,像坚实的松果一直埋在深处/夏天有鹿子/冬天有火塘/当地人狩猎、采蜜、种植耐寒的苦荞/火葬,是最熟悉的丧礼/我们不过问死神家里的事/也不过问星子落进深坳的葬”;她还写过:“在云南 人人都会三种以上的语言/一种能将天上的云呼喊成你想要的模样/一种在迷路时引出松林中的菌子/一种能让大象停在芭蕉叶下 让它顺从于井水”……这样的诗歌明显区别于无病呻吟的伪抒情或装腔拿调的学院派,诗人对自己遥远的故乡和神奇的身世娓娓道来,那些仿佛另一个世界的神秘让人向往,又有些迷幻。我不怀疑这是另一种我未曾经历过的生活,因为冯娜确有她不为人的经历,她小时候就跟随父亲去山里打猎,白族打猎是有取舍的,有一些被认为有神性的野生动物是不允许射杀的。还有高山里数不清的各种花草植物,也让一个小女孩欣喜若狂。她喜欢植物的习惯,后来被带到了城市,她就在城市里重新营造了自己的自然世界。她从小学习了很多自然的经验,就像她在诗里写到的:“我并非自己一只蜜蜂或一只蚂蚁更爱这个世界/我的劳作像一棵扁担的桉树/渴水、喜阳/有时我和蜜蜂、蚂蚁一起,躲在阴影里休憩。”

爱默生被誉为“美国文明之父”,特别提倡自然文学,惠特曼和梭罗都是他的弟子,爱默生曾经强调:人类应该遵守两句格言,一是认识你自己,二是研习大自然。认识你自己,是古希腊神庙里镌刻的一句格言。研习大自然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,终于醒悟人类再也不能自大,不能自我中心主义,人不过是大自然里的一分子,应该平等对待其他物种,与之和谐共存。

我对没有过自然生活经验的诗人,从来持怀疑态度,对于诗人来说,童年的经验极为重要,保存其最初的精神种子或者说初心,这是一些看似寻常普通的人最终成为诗人的奥秘。此外,自然是人类最早的家园,从小就受到大自然的熏陶,是人性健康的必要条件。在自然中生活的最初经验感受,确保了很多诗人有更广阔的胸襟和包容的开放精神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冯娜有着作为优秀诗人的良好背景和基础。冯娜研究《诗经》里的植物时,有朋友担心地问:“那些植物,到今天还在吗?”冯娜回答大部分还在,然后朋友的反应是终于放心了。确实,这些植物仍然繁茂,说明我们自然的家园还没有被完全破坏。冯娜注意到古典诗歌里花草植物出现数量之多,《诗经》完全是“群芳谱”,宋词特别多以花草拟人的篇章,人和花草互相对应生辉,说明那是一个何其自然葱郁的和谐世界。诗歌就该这样展开一个更开阔的天地。

所以,自然写作,我理解就是要将这样的自然理念通过文学作品和诗歌,让人们在不知不觉接受,受到熏陶,具有一种生态意识,继而在生活中自觉地践行科学的环保的理念。在这一点上,诗歌从来在文学中有引领作用,也期望更多年轻的诗人加入这一行列。

再回到前面的话题。垃圾分类其实就是一门自然课,是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全面改变。对于很多曾经忽视自然的人来说,也是一个新的开端和起点。科学合理地处置垃圾,是对自然负责任的一种方式。我们以前一味征服占有消费自然,现在则要开始节制,甚至考虑回报和补偿自然,如何遵循简朴的生活原则,如何更好地安置世间万物,包括垃圾,确保自然可持续发展。这样也使我们更真实地面对自我与自然、世界的关系,让这个世界更加自然化也更加人性化,继而更加和谐美好。

自然写作中的诗意

□南君

广告

主办单位:宁波市文联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

文学港

2020年第4期目录 总第257期

伏江卧山,跪拜亿万斯年(组诗) 傅 华

天空没有一只飞鸟(组诗) 李自国

宁波抗疫诗歌小辑 戴中平 颜梅玫 应诗度 方其军 飞 白 阿 门

散文在线

水庄园 王 族

盛名之腿 于燕青

宇治流水物语 璧 人

盆里的刀子 安 庆

老屋 胡 虹

南方小巷里飞翔着一个诗意的灵魂 凌晓军

宁波市文学内刊作品选

时光里的剡江(散文) 俞贇江

故乡袁思念的剧情(五题)(散文) 王晓来

地址:宁波市江东区昌乐路143号14楼 邮编:315042

投稿邮箱:Leimo1979@sina.com(小说),2861182167@qq.com(诗歌) 164197166@qq.com(散文),wxgzixin1010@sina.com(期刊联盟)

电话:0574-87312087

月刊 定价:12.80元 全年价:150.00元

CLACA 中国文艺评论

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(CSSCI)扩展版来源期刊

2020年第4期目录(总第55期)

编委会主任:郭运德 主编:虎井君 副主编:周由强 袁正领 胡一峰 程阳阳

中国绘画现代转型的路径 黄术青

■序跋与书评

当代文艺发展中的制度经验 ——评《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》 罗宗宇

■学术综述

当代美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——“第八届国际马克思主义美学论坛”会议综述 秦莹莹

■名家专访

创造艺术的“自己”——访舞蹈家赵汝蘅 采访人:唐 坤

封二:中国文艺评论家·陆贵山

封三: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巡礼·中国音乐学院音乐与舞蹈学学科

封底:第四届“啄木鸟杯”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推介·《郑钢艺术研究》

国际连续出版物号:ISSN 2096-0395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:CN 10-1342/J

主管: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主办: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出版发行:中国文艺评论编辑部 地址: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1号院32号楼 邮编:100083 电话:010-64101411 邮箱:zgwlplzx@126.com 定价:25.00元

西湖

2020年第五期要目

新锐 牛健哲小说三题 佟 琦

无力 余 松

“恍惚”系列 雷 翔

一次意外 毛立新

阳光为什么灿烂 唐 简

乔娜家的湖 李志华

李志华的诗 帕瓦龙的诗 帕瓦龙

与无限透明的蓝 曹 霞

梅是一颗甜 曹 霞

静默与呈现——关于近期藏语电影 苏七语

黄如然:真正的好诗人,第一件事就是放弃很多东西(下) 曹灿然 傅小平

黄孝阳《人间值得》研讨会 栏目主持:杨庆祥

“人工智能之不能”——马兆远访谈 栏目主持:邓禹彬